

母亲的衣柜

□张君

掐指算来,我已跟随父母在煤矿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个年头,其中有一多半的时间幸福地陪伴在老人身边。随着生活质量不断提高,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住的用的基本上换了个遍,唯有一个老式衣柜一直被母亲珍藏。母亲说,这个衣柜跟随她五十多年,是她出嫁时最珍贵的嫁妆。

尽管后来家里先后换过大大小小、款式不一的各种衣柜和壁橱,母亲却一直坚持留着这款老式衣柜,对这个老物件非常有感情。虽然衣柜有些破损,但是母亲为了保持原样,从来不会刻意维修。

这个衣柜是母亲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的,那时家里穷,这也算得上是一件体面的嫁妆了。衣柜不算大,长约一米五,宽和高也不过一米,衣柜里面没有分层,就是一个空空的柜体,与其说是衣柜,不如说是一个大一点的箱子更准确。母

亲说,那个年代家里没几件衣服,衣柜主要用来放被褥。此外,家里有一些相对值钱物品或者重要的证件,母亲都要把它们放到这个衣柜的底层,类似现在的保险柜。母亲说,当时全家只用这个柜子存放衣物。春夏时节,母亲会把被褥和厚衣服拆洗干净,叠好放进柜子里,并且不时从柜子里拿出来晒晒,以防发霉;秋冬时节,母亲会把被褥和厚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,再把春夏的衣物放进去。就这样,这个柜子一年一年地伴随着母亲,伴随着那一个苦日子。母亲和父亲结婚的第三年,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,家里条件稍微好些后,父母便花钱找了一个木匠,加工了一个在当时还算时尚的衣柜,衣柜外表被刷上了大红漆,有两扇对开的折页门,门的手柄处刻有漂亮的花纹。衣柜内除了有挂衣服的衣架、放被子的柜台,还有两个精制的小抽屉,称得上做工完美

了。几年后,手头上又宽裕了些,母亲和父亲便购置了一个大衣柜。

1988年,由于工作调动,我们全家跟着父亲去了煤矿生活,母亲的那个衣柜依然跟在她身边,无论家里的家具怎样更新换代,母亲始终对老衣柜珍爱有加,她依然会把贵重的东西放在衣柜里,除了锁是新换的,衣柜的其他部件都保持原样。我们也曾经劝说母亲,这东西没什么价值,又占空间,不如处理掉算了,母亲却一直不答应,像宝贝一样留着。我们也理解母亲对这个老衣柜的感情,便没再过问。如今,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各类衣柜、壁橱等家具以特有的款式深入千家万户,而母亲还是将她的老式衣柜视为珍宝。

我倒是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情,在母亲最困难的日子里,这个老衣柜一直陪伴着她,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,产生了感情。

玉米饼子

□郭泗耀

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,我打从小就喜欢的一口“美食”是我母亲做的玉米饼子。玉米饼子的味道,至今仍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我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念想。

自从背起书包踏进学堂那一天起,母亲给我准备的一日三餐几乎都离不开玉米饼子。那时候,乡下的日子不怎么好过,父亲是民办教师,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,母亲侍弄着家里的地,一年到头,收入也只够解决温饱问题。

平时放学早或周末不上学时,父母会督促我赶紧做完功课,然后跟他们一起下地干些活儿。起初我很乐意参与劳动,觉得劳动比学习轻松一些,虽然我力气不大,但是干起活儿来还算有模有样,比如给小麦浇水。此外,机井离麦地有一些距离,从机井里抽上来的水要经过很远的土垄沟才能缓慢地淌进地里。父母给我的任务是沿着垄沟来回地巡视,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,我就很听话地按着大人的意思去做。半个晌午下来,我累得腿快断了,更要命的是,肚子还是一个劲儿地叫。

看垄沟、浇麦地的活儿我不想再干了,便开始闹情绪,吵嚷着要回家去。我使性子的时候,父亲特意将我叫到身边,语重心长地教导我:“学习其实和种地是一样的道理,要想多收获粮食,就要多付

出,该浇水时及时浇水,该施肥、除草时也要跟上节拍……”父亲的话我并没完全听进心里,由于饿得厉害,我忍不住直嚷:“我要吃饭,我饿了!”

收工回家后的那顿午饭,母亲照常还是做了玉米饼子。看到母亲又做玉米饼子,我有些生气,我已经吃腻了玉米饼子,着实不想再吃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了。我把想法告诉了母亲,母亲难为情地看着父亲说:“要不不给孩子烙几张葱花油饼吧,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”我偶尔吃过几次母亲烙的葱花油饼,那叫一个香。自从吃过葱花油饼后,我再也不想吃玉米饼子了。每个礼拜我都央求母亲给我做一次葱花油饼,母亲都满足了我的要求。在我吃着葱花油饼的时候,突然发现父母竟然还在一口一口地啃着玉米饼子。我不假思索地问:“葱花油饼那么好吃,你们为什么非要啃玉米饼子?”母亲迟疑了一下说:“今年的麦子收成不好,又赶上村里的机井坏了几次,麦子扬花的时候浇不上水,我们也买不起那么贵的化肥,还是歉收了。那些白面得省着点儿吃,留一些过年时蒸馍馍。”母亲的话使我沉默了,我顿时觉得塞进口中的葱花油饼没了滋味。我这才明白过来,父母是在精打细算地过日

子,他们宁肯自己吃得粗淡,也要尽可能地给我增加营养。

父亲在艰难地撑起这个家的同时,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机——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,收入也随之提高了一大截,我们先前窘迫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,那年,我正好“小升初”。父亲说:“你不是不愿意天天吃玉米饼子吗?上了初中,就让你母亲给你蒸馍,你也可以在学校食堂买着吃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上中学时就很少再吃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了,那时经常吃母亲烙的葱花油饼和蒸的馍。参加工作后,我再也没有吃过母亲做的玉米饼子,后来想起玉米饼子的味道,我竟然会流下口水。我知道,我又开始想吃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了。

转眼间,父母都已七十多岁了,他们的饮食很清淡,隔三岔五还会吃上一顿玉米饼子。看他们吃得那么香,我才深深地懂得,他们吃的每一口玉米饼子,其实都是幸福的味道。

周末时,我会和妻子陪父母一起吃饭。母亲总是提前将和好的玉米面揉搓成玉米饼子,然后将玉米饼子贴在烧热的锅沿上,并且看着它们慢慢变熟。吃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,不知怎么回事,我的眼里竟有了泪花。

山中四季

□王季芳

我喜欢登山,登山既可以锻炼身体,又能欣赏到起伏的山峦、苍翠的树木……攀登的艰辛,也在登上山顶那一刻荡然无存。

我登山不分季节,只要想去便会随时起程。四季更迭,登山的乐趣迥然不同。

寒冷的冬天,万物凋零,山露出了“真面目”,常青的松柏在这冷清的世界里显得那么与众不同。我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,倾听着山风“呼呼”地呐喊,心里却是暖的。一场大雪过后,银装素裹的山林别有一番景致,让人不禁想起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”的诗句。雪后的山只可远观,山因雪而美丽,雪却给山增添了不安全的因素。

春天来临,各种树木的枝条上鼓出了绿绿的叶儿。此时,山还没有完全被绿色覆盖,远看是一片一片的绿、一丛一丛的粉。绿的是萌芽的林木,粉的是盛开的杏花和桃花,它们都躲藏在山崖的角落边缘。山间的小溪“活”了,流淌着,快乐地唱着歌。偶尔一两只不知名的鸟儿鸣叫着掠过,清脆的声音给宁静的山林带来一丝生气。登山的人多了起来,人们都想活动活动筋骨,然后开始新一年的忙碌。

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”一路上,呼朋引伴的吆喝声、追赶声、嬉笑声,在春意盎然的山间回荡着,快乐围绕在登山的每一个人身边。

夏天,如果你有勇气顶着烈日登山,必会收获一份清凉。夏季的山林是一个绿色的世界、清凉的世界,那里没有烈日的炙烤、没有都市的浮躁,有的只是一份清静、清凉。

我步行在宁静的山中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顿觉神清气爽。我放眼望去,满目葱茏,生机勃勃。小溪此时无比欢快,它跃过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,不停地流淌。我脱掉鞋子踏入水中,感觉阵阵清凉传入心底,满身的暑气一下子无影无踪。

几场秋雨过后,山间层林尽染,满是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意。秋天的山是那么俊秀、那么妩媚。五颜六色的野花竞相绽放着自己的美丽。一个个灯笼般的柿子挂在枝头,等人来摘。

我行走在秋季的山林中,品尝着秋的硕果,心情自在了许多。

山中的景色如同更迭的四季,季季有不同,时时有新意。